



白色的爱

少帆 著

当日落阳夕，晚霞把西边的天空映红
给山谷中的丛林披上一层金沙
我和元勋都觉得那是一天中最美丽的时刻
难道人生也是一样
只有在人近黄昏时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动人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白色的爱

少帆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色的爱 / 少帆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360-5852-1

I. 白… II. 少…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5319 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封面设计 王越

实习编辑 谢嘉伟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邮码: 528225)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75 1 插页

字 数 31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目 录

第一章	哈佛课室	1
第二章	记忆与遗传	8
第三章	木乃伊	13
第四章	欲赴非洲	17
第五章	白色日记	21
第六章	名画	29
第七章	画中有话	36
第八章	画中之人	41
第九章	画中明灯	46
第十章	情思思	50
第十一章	校园路	55
第十二章	她走了	61
第十三章	原始森林	69
第十四章	勇杀猎豹	76
第十五章	林中之夜	81
第十六章	恶猩猩	87
第十七章	救芦比	92
第十八章	惊象	96

第十九章	受伤	103
第二十章	夜墓地	107
第二十一章	老牧师	113
第二十二章	圣经中的密码	117
第二十三章	疑点	121
第二十四章	接任务	126
第二十五章	离开墓地	131
第二十六章	香港中环	134
第二十七章	俏女子与阴脸人	140
第二十八章	金王子赌场	144
第二十九章	中大奖	150
第三十章	欲哭无泪	155
第三十一章	愿赌	159
第三十二章	四豪杰	163
第三十三章	洗牌	167
第三十四章	玉指弹珠	172
第三十五章	最佳搜寻	177
第三十六章	生死关头	182
第三十七章	同仇敌忾	187
第三十八章	阴脸人拼死	191
第三十九章	名片	198
第四十章	运筹帷幄	205
第四十一章	惊见白鼠	211
第四十二章	神奇干细胞	217
第四十三章	关于复制人	225
第四十四章	畸形小人	232
第四十五章	怀孕鼠逃脱	239
第四十六章	新法例	245

第四十七章	受袭	251
第四十八章	记者会	257
第四十九章	情色案	266
第五十章	劫持	273
第五十一章	美色与教授	279
第五十二章	夕阳血红	288
第五十三章	坠入深谷	297
第五十四章	红蘑菇	302
第五十五章	最后一颗子弹	308
第五十六章	谷中求生	315
第五十七章	小蜜蜂	321
第五十八章	二十年后	327
第五十九章	手机照片	335
第六十章	古堡	341
第六十一章	神鸟	348
第六十二章	逃出深谷	353
第六十三章	受枪伤	363
第六十四章	庄园	371
第六十五章	婚纱店	378
第六十六章	檀香木盒	383
第六十七章	重逢	390
第六十八章	金手表	399

第一章 哈佛课室

2008 年 11 月，纽约的冬天较以往来得早，天空灰蒙蒙的，下起了雪。

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白雪为挺立在寒风中的楼房和树木披上了棉絮般的绒装，把刺骨的寒气反射到校园中行色匆匆的行人身上，从穿着冬装的行人嘴里呼出来的热气，很快就在冷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人的生命就像这冷风中的雾气一样，当最后那一天来临，就不会留下一丝痕迹。

一位三十来岁的中等个子亚裔男子，正快步向哈佛大学的课室走去。他的身材略为瘦削却很结实，清秀的脸上透着坚毅，他似乎并没有感觉到冬天的寒冷，在西服外面仅披着一件蓝色风衣。他是哈佛大学生物工程学系的高级研究员李元勋。

李元勋七年前从香港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从事生物细胞学研究，他才三十岁出头，在生物基因工程和细胞复制方面已经有丰富的经验。

实际上在复制羊“多利”诞生前，他已经成功进行了数种动物的复制，而且在用干细胞（stem cell）治疗疾病和器官复制方面都有独特的理论和技术，但由于舆论和公众对细胞复制的抵

触，加上政府限制，李元勋一直未将研究进展公开，只有几位研究所高层人士知道他进行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自从开始细胞复制研究，李元勋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用复制技术产生的生命是否能保存以前的记忆，或者说生命能否通过复制来留下自己的印记，从而得到延续。

李元勋知道他不能去复制一个真人出来进行研究，因为法律不允许。但他就像所有出色的科学家一样，有着一一种寻根究底、一定要找出问题答案的性格。为此李元勋决定拜访在哈佛大学做客座教授的行为学和记忆学专家 X 教授。

在课室门口，李元勋用力拍掉肩上沾着的雪花，随手从风衣口袋里取出一部 Nokia 手机，在手机的小荧幕上，有一位俏丽女子的照片，那是他的女朋友林倩依，她是香港一间中学的老师。李元勋显然是担心手机响铃时会惊扰了课室里的人，他在手机顶部按了一下关机按钮，小荧幕闪了一下，熄灭了。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中，推开课室门轻轻走了进去，在课室后排静静坐下，课室的座位由前向后呈扇形阶梯样上升，坐在后排可以很清楚看到前面。

课室里坐着大约二十余位大学生，坐在前排的几位女生正小声而热烈地交谈着。

一位身材略矮且肥胖，穿着浅色西裤，白衬衫配红领带，大光头上油光闪亮的中年白种男子背对着学生们站在讲台上，他边摇晃着脑袋，边移动着肥胖身躯，在课室的白板上写着字。

他就是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Xavier，学生们都喜欢称他 X 教授，他经常对学生们说实际上他与遗传学更有缘分，因为他那一根头发都没有的光头，以及他爱喋喋不休说话的习惯和肥胖的身材，都与他父亲完全相似。

随着 X 教授拿着蓝色白板笔的右手在移动，白板上出现了几行整齐的字：

请用行为与思维的逻辑性分析：肯尼迪总统遇刺

课堂里的学生们望着这两行字，纷纷窃窃私语。

X 教授缓缓把手上的白板笔放下，低头站了约十几秒钟，像是有意给学生们一些时间议论般，这才转身大声向学生们问道：“有谁能告诉我，一个成年人颅骨的最大冠切面是胸部最大冠切面的几分之几？”

课堂里所有的声音都静了下来，这问题似乎与白板上所写无什么关联，座位上的学生们互相望着，都对这奇怪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

X 教授再次大声重复一遍：“请问，一个成年人颅骨的冠状切面是胸部冠状切面的几分之几？”

一位坐在前排，戴着眼镜身材纤瘦的女生站了起来，她和坐在她旁边的几个女生交换了一下眼色，小声说道：“颅骨的冠状切面大约是胸部冠状切面的三分之一。”

X 教授没有出声，他从桌上拿了两张 X 光片，放在黑板旁的 X 光阅片盒上。

那是一张成年人前后位颅骨 X 光片和一张肺部 X 光片，阅片盒乳白色的光线将 X 光片上椭圆形的颅骨影和肺部那上下交错的肋骨影投射得清清楚楚。从 X 光片上很明显可以看出，被颅骨围着的脑部面积最多只有由心肺组成之胸部的三分之一。

“莉莎，回答得好。”X 教授竖起大拇指对那纤瘦女学生示意了一下。

“在肯尼迪总统遇刺案中，到底有多少个凶手，一直是众说纷纭，”他对学生们大声说道，“有人说曾在枪击现场附近见到数个可疑人物，当总统遭到枪击时，从这几个可疑人物的车子里

发出了短暂的闪光。也有人说在后来发现遗留有狙击步枪的房间内曾见到两个人的身影，可是 FBI 一直说，行刺者只有一个，击中总统的两枪都是由凶手奥斯维德·李射出，他是一名退役海军陆战队队员。”

“史提夫，” X 教授停顿了一下，用手指着一位坐在前排，身材健硕有着古铜色皮肤的男生，“请你告诉我，一个狙击手在射击前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选一把好枪，还有实地勘查环境。”那男生充满自信大声说道。

“请继续。”X 教授仍然用手指着他。

学生们都知道这是 X 教授的习惯，有时会要一个学生连续回答几个问题。

那男生皱起眉头望着 X 光片上呈现出来的惨白色骨骼影，像获得提示般说道：“在靶标上选择射击部位！”

X 教授点一点头，继续问道：“如果这个靶标是移动的，你还要选择什么？”

“选提前瞄准点。”那男生很快答道，脸上的表情似在说如此简单的问题怎么会难倒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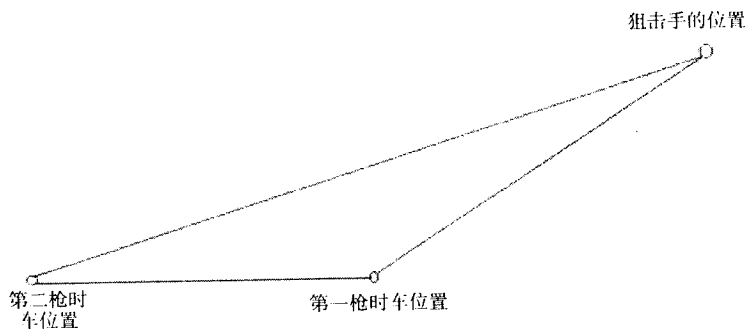
“对！”X 教授扬起胖脸上那又淡又短的眉毛，大声说道，“任何一个狙击手在行动前都要决定他想射击目标人物的哪一个部位。假如这个靶标是移动的，狙击手还要根据靶标的移动速度来定出提前瞄准点，简单点说就是瞄准较目标更前的位置来打。在肯尼迪总统遇刺案中，击中总统的第一枪是从后射入总统右上胸部的，这表明凶手选择了以胸部作为射击部位，理由是胸部的截面积大，较头部容易击中。”

“他的选择很正确。”X 教授转用肯定语气说道，“正是基于这个选择，当总统座驾一直向前开着时，凶手从后瞄准已选好的提前瞄准点，向着较总统胸部稍高的位置开了第一枪，结果子弹

准确击中了他所选择的射击部位：总统的胸部，这就是我们所推断的，凶手在发射第一枪时的行为和思维，这两者间是一致的。”

X 教授拿起放在桌上的一个水杯，喝了一口，望一望聚精会神听着的学生们，继续说道：“凶手紧接着开了第二枪，这一枪击中了总统的头部，这是致命的一枪。由第一枪到第二枪，相隔大约五秒钟，在这五秒钟里，总统座驾以二十五英里的时速前进着，一直没停下来，继续向前开了约五十五米，假如真是由凶手奥斯维德·李射出第二枪，在这五秒里，他必须要把枪抬高。”

X 教授转身在白板上画了三点，在旁边分写上“狙击手位置”，“第一枪时车位置”，和“第二枪时车位置”，然后将三点分别用直线相连，形成了一幅简单的射击弹道示意图。



“在凶手为瞄准第二枪而抬高枪的射击角度时，他应该先看到总统身体上哪一个部位？”X 教授回转身来，用右手指点着弹道示意图，大声发问。

虽然有几个学生举起了手，X 教授却又指向那位身材健硕的男生：“史提夫，请你再回答。”

那男生心里开始发慌，暗自纳闷不知为何 X 教授今天总是要他回答问题。可是他心里虽然嘀咕，脑子里却在想着 X 教授的问题，很快他就回答道：“凶手应该先看到总统的胸背部，然后才

看到他的头部。”

“完全正确！”X教授大声赞赏。

那男生听到X教授对他的赞赏，心里的不安变为得意，他扬起头向坐在旁边一排的女同学们瞄了瞄，见众女生们全都聚精会神望着X教授，脸上不禁现出少许失望的神情。

此时X教授大声对学生们说道：“凶手在第二次射击时，按理应该先看到他事先选好的射击部位：总统的胸背部，接着看到已经用过而且被证明是正确的提前瞄准点：较胸背部较高的位置，此时凶手只要扣动扳机，就一定能毫无偏差地再次击中总统的胸部。”

“但是，”X教授停顿了一下，像是给自己和其他人一些时间整理思绪一样，“凶手并没有这样做，他的第二枪击中了总统的头部，这说明他选择了另一个行动，选择了一个新的没有用过的提前瞄准点，并且射出了第二枪，准确击中了总统的头部。”

一阵短暂的停顿以后，X教授大声问道：“这说明了什么？”

他用严肃的眼光扫视着课室里的人，当他看到坐在后排的李元勋时，眼光在李元勋身上停顿一下，又望向其他人。

莉莎用纤瘦的手推了一下眼镜，站起来小声说道：“这说明凶手发射的第二枪与第一枪之间存在着思维和行为的不一致，不符合逻辑。”

“请你说得具体一点。”X教授脸上并没有笑容，语调仍是严肃。

“凶手在第一枪与第二枪之间极短的五秒钟时间里，放弃了在瞄准镜中先看到的原有的射击部位：总统的胸背部，却将总统的头部作为新的射击部位，并且重新选择了新的提前瞄准点，相信任何有经验的狙击手都不会这样仓促行事，况且在这五秒钟时间里，总统的座驾已经向前开了五十五米，离凶手更远，从凶手的位置看总统的头部会显得更小，凶手没有理由要向总统的头部

射击，因此在第二枪与第一枪之间是存在着思维和行为的不一致，是不符合逻辑的。”莉莎说话仍是轻声，却很自信。

“既然是不合逻辑，这第二枪就应该怎样？”X教授紧接着莉莎的话问道。

“应该是由第二个凶手射出。”一位坐在莉莎旁边的胖女学生抢着答道，她刚把话说出去，就瞪大了眼睛猛吐舌头，赶紧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像是要把那句话收回去一样

“完全对！”X教授听到心目中的答案显得十分满意，对这位胖女生似有惧意的行为像是视而不见。

“这第二个凶手从一开始就以肯尼迪总统的头部作为射击部位，并根据这一部位定下了相应的提前瞄准点，在第一个凶手射出了第一枪之后不到五秒钟，这第二个凶手射出了置总统于死地的第二枪。”X教授将手中的白板笔在他画的第二个射击点上重点了一下，只听“答”的一声轻响，就像是一锤定音。

第二章 记忆与遗传

能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破案，就像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一样，这是众学生们自小的愿望，但是当 X 教授用同样的方法去解析案情，推论出在四十五年前发生的肯尼迪总统刺杀案中，置他于死地的第二枪应是由第二个枪手射出时，课堂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在思索着同一个问题：这会是真的吗？

沉默了一会，X 教授用教鞭在讲台上敲了几下，用严肃的语气说道：“请各位注意，我们这里是大学课堂，不是美国的高等法院，我们只是在进行思维与行为间逻辑关系的探讨，至于这一件案件的真实案情是否如此，如果将来你们之中有人成为 FBI 的专家，才去研究吧。”

大学生们低着头，默默地离开教室。教学楼外面仍然是阴天雪地。

李元勋望着学生们的背影，沉思着……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暗杀，谋杀，凶杀，甚至是屠杀，几乎是无日不有，即使是原本善良的人们，也会在信仰去到极端之时，不管那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信仰，而变得血腥残暴，从纳粹党卫军的暴行到斯大林的政治清洗，还有塞尔维亚的种族大屠杀，都证明了这一点。

人们为了弃恶求善而追求信仰，但在信仰的极端却往往带来罪恶。

正如圣经中所说：“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

“必要死”的原因不是因为人学会了分辨善恶，而是因为人知善恶后，必为追求尽善而尽锄恶，从而将自己推向罪恶。

难道人真的只能被救，不能自救吗？如果能战胜死亡，以某种方式获得永生，那人與人之间的，国家之间的，民族之间的，宗教之间的，往往以死亡作为最终归宿的仇恨还会存在吗？能够化解吗……

“很高兴见到你，李先生。”X教授的大声说话打断了李元勋的思考。他走到李元勋面前，伸出手和李元勋握了一下，拍了拍李元勋的肩膀，热情说道：“请到我的办公室谈吧。”

X教授说完，转身离开课室。

李元勋跟着X教授走出课室，穿过哈佛大学那宽敞高顶的图书馆，来到X教授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很简单，除了几个塞满书的书架外，就只有一张堆满书的旧书桌和二张木椅子。书桌后面墙上挂着一只犀牛角，旁边是一只灰鹰标本。办公室的两边墙上还挂着一些照片。

X教授拉了一下放在桌子前的椅子，请李元勋坐下。

“记忆能否遗传？这确实是一个十分有趣复杂的问题，单是这个问题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X教授边向桌子后面走去，边回答着李元勋的问题，“一般来说，遗传分为结构遗传和行为遗传，我们常说的染色体和基因遗传就属于结构遗传，马头上没有角，牛头上都可以长角，鱼有鱼鳞和鳃，鸟则有翅膀和羽毛，这些都是由于染色体不同而导致的结构不同。”

X教授在桌子后面的木椅子上坐下，木椅子被X教授的肥胖

身躯压得吱吱响，但他似乎一点也不担心，将厚背往椅背上直靠，举起胖手摸着光光的脑门，满脸舒适自得。

木椅子的响声随着他肥胖身躯的摇摆，变成了有节奏的单音共鸣，他像是很享受这种声音一样，继续摆动着身体。“行为的遗传则比较复杂，比如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在进食方面的习性不同，虽然与它们的消化器官不尽相同有关，牛会反刍，狮子老虎则有帮助消化肉类的蛋白酶但最主要的还是它们从祖辈遗传了不同的进食习惯。”

李元勋是医科毕业生，对遗传学早已熟悉，但他还是认真听着 X 教授滔滔不绝的论述。

“在人类方面，父亲性格内向，说话口吃，子女可能会遗传同样的毛病，这属于行为遗传。人类还有更高层次的遗传，比如思维遗传，一个逻辑思维能力强，喜欢数学的父亲，通常会有喜爱逻辑思维，数学能力强的子女，即使子女从来没有接触过父亲，这就是思维的遗传。”

“至于记忆的遗传。”X 教授略一沉吟，抬起头来继续说道，“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理论，不过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睡眠时的梦境，有一些可能是我们祖辈时经历过的事情在我们脑海中的反映。很多人在儿童时候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梦：自己一个人在山野中奔跑，好像有什么在后面追赶着你，忽然间你掉进了深渊，心里直往下沉，惊恐中你醒了。但实际上你从来没到过那山野，也从来没掉进深渊。这可能就是我们祖先逃避野兽时的记忆遗传给我们。”

“有时候同一家族中的人会有同样的梦，梦到先人的行为或语言，你们中国人叫托梦，这也可能是祖辈的记忆存在于染色体密码中遗传给后代。虽然有人认为托梦是生物磁场在起作用，但具有某种染色体的人可能更容易接受某种生物磁场的影响。因此这种隔空记忆的传递或回忆，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遗传。”

X 教授望一眼李元勋。略为缓慢说道：“亚洲的佛教徒们相信转世轮回，实际上在西方同样有转世轮回的说法，在西方很多人都宣称拥有对前世的回忆，我们称之为 reincarnation，你听说过 Joan grant 这个名字吗？”

X 教授将肥胖身躯倾向李元勋问道。

李元勋摇了摇头，表示没听说过。

X 教授将胖身躯放回木椅子的中央，房间里又响起木椅子摇摆时的吱吱声。

“Joan grant 是英国的小说家，她声称曾经有过四十次以上的生命，在她那远至千年前多次的生命中，她曾经是意大利的游方艺人，法国的妓女和印地安红番。对往时的记忆有时会忽然间在她的脑海里涌现。”

“有一次在英国的博物馆，当她站在一尊公元前七百年 Sargon 二世王朝时代人面牛身带翼雕刻像前时，她忽然间感受到一些古时候曾经在她身旁发生过的事情。”

“她记起自己是一个 Sargon 王朝的士兵，正站在一座宫殿的大门旁守卫，一条长长的阶梯从宫殿通向一条两旁种满了棕榈树的大道，棕榈树间有带翼人面牛身雕像跪在大道的两旁，从大道中央正走来一队打完胜仗凯旋归来的士兵，后面跟着一群俘虏和数十辆摆放着战利品的车辆，其中一辆车上摆着一只在祭奠中使用的金牛，金牛的颈上还套着珍珠项链。”

“此时穿着华丽的国王乘着金色小轿从皇宫中出现，并向行进中的士兵们挥手，她和在场的士兵们一起发出了震耳的欢呼声。她还记得曾经作为一个古埃及法老王的女儿，在王宫里度过了绚丽多彩的生活。以后她还成为了王朝的法师。”

“问题是可有任何证据证实这种前世的记忆是真实的吗？”——直仔细听着 X 教授说话的李元勋插话道。

“要证实与现代相隔了上百年甚至近千年的记忆是否真实是